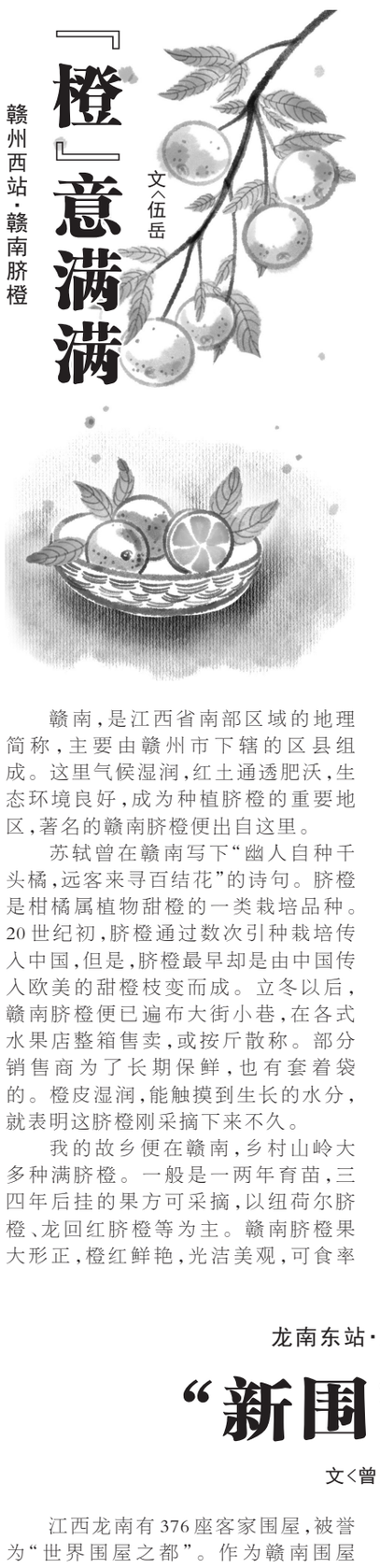
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
CHINA TOURISM NEWS 中国旅游报

赣州西站·赣南脐橙

『橙』意满满

文<伍岳



赣南，是江西省南部区域的地理简称，主要由赣州市下辖的区县组成。这里气候湿润，红土通透肥沃，生态环境良好，成为种植脐橙的重要地区，著名的赣南脐橙便出自这里。

苏轼曾在赣南写下“幽人自种千头橘，远客来寻百结花”的诗句。脐橙是柑橘属植物甜橙的一类栽培品种。20世纪初，脐橙通过数次引种栽培传入中国，但是，脐橙最早却是由中国传入欧美的甜橙枝变而成。立冬以后，赣南脐橙便已遍布大街小巷，在各式水果店整箱售卖，或按斤散称。部分销售商为了长期保鲜，也有套着袋的。橙皮湿润，能触摸到生长的水分，就表明这脐橙刚采摘下来不久。

我的故乡便在赣南，乡村山岭大多种满脐橙。一般是一两年育苗，三四年后挂的果方可采摘，以纽荷尔脐橙、龙回红脐橙等为主。赣南脐橙果大形正，橙红鲜艳，光洁美观，可食率达85%，肉质脆嫩化渣，橙香浓郁，甜酸适度。

每到脐橙成熟时，家乡人都沉浸于收获的甜蜜中，各路游客皆结伴从城里来到乡村，体验采摘乐趣。

四五年的脐橙树差不多有两三米，正是方便采摘的高度。游客采摘之前，每人发一个挎篮，篮内一把剪刀，带有弹簧那种，专门采果用的。有人嫌篮子太小，直接要了蛇皮袋，便出发到小山岭上去。虽然是山岭，但地势一般不会过高，人工挖开的林带，一排排脐橙树整齐地列在那里，撑开一树树的橙黄色鲜果。游客沿泥阶上来，钻进林丛，攀下枝叶，一剪一托，一个250克左右的标准果归篮。有人喜欢大果，好看，但甜度却不敢保证。摘下几个，就显出篮子的小来。有人直接在果园开尝，主人也不介意。大家满载而归，一路下来，喜笑颜开，算是体验了一把乡村游。意兴未减的，还要在农庄吃一回农家有机蔬菜，才不枉此行。

脐橙一筐一筐地采摘回家，堆在农庄或果农自家院内分拣，一家老小拣脐橙的场景热闹温馨。这段时间，其他农事已经忙完，只用专心做这一件事。只见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围坐在一大堆脐橙旁，每人脚边放一叠包装箱，两手忙碌地挑选脐橙，按重量分拣，大小搭配，一般不超过20斤一箱。大家一边分拣一边谈论今年脐橙的收成，说到今年单价有所上涨，已经预订了多少出去，又说到谁家新种了多少幼苗，还有老板来收购，加工成饮料……

脐橙树没有艳丽的身姿，连花都是小而白，并不惹眼。但它却以平凡的枝干培育出累累硕果，不邀功、不娇气，把最好的捧出来给予他人，这不正是客家人的性格特质吗？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脐橙，是赣南的一种地域符号，也成为一种乡愁的载体。赣深高铁已经开通，如果你在冬天来赣南，一定要尝一尝赣南脐橙，感受客家人的满满“橙”意。

赣州西站·阳明山

阳岭掠影

文<齐未儿

去赣州市崇义县时，正是冬天。此时，北方已开始供暖，出来进去，需着棉服抵御风所裹挟的寒冷，树木已经脱掉叶子，即将与大地一道沉沉睡去。阳明山却是不一样的，站在开阔的广场前仰望，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近在咫尺。奔腾而去的群山被绿添彩，生机汹涌成一派连绵不绝的河流。天光从最高处，倾泻而下。

一首交响曲在我的注视下悄悄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又继续她的多声部行进。低缓昂扬，衔接顺畅，轻重相合。对于一座山，脚步是最好的膜拜。据说抵达阳明之巅，要踏过838级石梯。其实，走在路上，一级一级迈上去，也便不觉得有多难了。

我愿意相信是天意，引我走近这一片灵山秀水。那一枚枚朴素的叶子，一定都聆听过神的梵音，否则如何能够绿得这样沉静；这山水中的一草一木，准定都见过明朝大理学家王阳明从这里走过，他剿匪立县，值得纪念，于是这山改称阳岭。如今青山依旧，王阳明老先生却已踪迹杳然，好在关于他的故事还在代代流传。

我用指肚摩挲粗糙的树皮纹理，用指尖轻轻捻动一茎光滑的草叶，叩击一块山石，蹲下身子，打量一星半点藏于石隙的青苔。它们既不神秘，也不高蹈，普通的恰如我一样，只会被看见，不会有惊喜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愿意看见，也愿意发现，更愿意倾听。存在，都享有被珍视的权利。

雾好像是从山谷里长出来的，絮一样，扯不断理又乱，遮住了山，挡住了树，掩住了对面的山峰。天像是阴着，峭壁隐隐约约。云无心以出岫，这云间的山景，自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柔美。待到中午，吃着面包，偶一抬头，雾已经悄然撤走，山石面目清晰地出现在眼前。那山峰峭拔，像是低眉敛目、温静端丽的女子，让我想伸出手去碰一碰，那种与天地同在、享日月清辉的自自然然，没有欢喜、也不悲戚的坦坦荡荡。

留在照片里的石头，仍然倔强地昂头挺胸，似乎下一刻，就要冲天而去。还有些奇形怪状的石头躲在树后，透过层层叶片，若隐若现。雾浓时看不清，等到雾淡了，不禁失笑，这天地之间，果然钟灵毓秀，生命的原初，自然有令人难忘的形形色色。站在山顶的天竺亭，可以看到崇山峻岭深处的崇义县城。怪不得大家都说这里是离县城最近的森林公园。

归途，阳明山的雨飘落下来，轻、软、润，像是麈尾轻扬掸下的水雾，慰藉着登山攀岭者的疲惫。这雨安静、温和，还没感受到它的重量，就已经消散了，像温言软语的江南女子，细细柔柔的嗓音，清甜，附耳诉说着浅浅淡淡的话。那些草呀，花呀，树呀，如此静宁。连风也不舍得任性，跑到深沟浅壑里藏了起来。善解人意的微雨，沾衣不湿，生了意料之外的欢喜。

小路潮润。栏杆色调深浓。叶子毛茸茸，绿得干净，黄得柔和。远一些的翠竹汇成林子，一派不壮阔也不拘泥的清晰剪影。再远，成片的山林和背后的山峰一起退到了水墨深处，乍一分明，转眼又模模糊糊，被轻纱般缥缈的雾遮了视线。美，在于欲言又止欲说还休处。山的黛青更浓了。淡灰色天空中一团一团云，不见移动，让我想到了“烟笼寒水月笼纱”，淡淡愁绪，结在眉间心上。亮白天光终于擦破云层，雾淡了，就像打开一本书，字字句句，诉说着阳明山的细节。

山路近旁，杜鹃树绵延不尽，盛大的绿铺陈着。春日的繁花不见，漫山遍野的红都在厚重的绿下汩汩作声。岁月应当有个闸口，季节应当有声口哨，闸口打开，口哨声里，万马奔腾，一刹那蛰伏的红火就会连绵，噼啪啪不管不顾，由山麓到峰顶，照红山上的天空。生命的华美，要有轰轰烈烈的一刻，才不辜负等待。

走在雨中，我愿意用目光搜寻一星一点一片一段的风景，铭记心中。兴之所至，我把风衣帽子罩在头上，站在朋友后边，伸着两只手，促狭地，将她扮成兔子。山间水畔的我，心底无悲无喜，尘世远在千山万水之外，涓埃早已被雨涤尽，空气清新得让人忘了自己。如果可以，在这里做一片叶子也好，该萌芽时努力探问春天，该伸展时就不遗余力长大，该枯黄时就任由黄色漫上来。生就生，落就落。

行程匆忙，对于我，阳明山只是惊鸿一瞥。我知道它是一部书，要展开才能细致阅读，而这，需要时间。那就先铭记，记住映入眼帘刻上心头的一切，闲暇了再逐字逐句指划着慢慢读来。

龙南东站·关西新围

“新围”旧事

文<曾久生

江西龙南有376座客家围屋，被誉为“世界围屋之都”。作为赣南围屋“三群四围”中的一员，关西围屋群由关西新围、西昌围、田心围、鹏皋围、福和围构成，为徐氏家族所建。围屋群内的各围屋谱系清楚、传承有序，清晰地展现了赣南地区传统村落建筑从村寨、村围到围屋的变迁过程。

其中，关西新围位于龙南市区东约15公里处的关西圩旁，背靠青山，面临关西河，高耸宏大，巍巍壮观。这座围屋始建于清嘉庆三年（1798年），竣工于清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，系关西名绅徐名钧所建。

徐名钧字韵彬，号渠园，在兄弟中排行第四，后人俗称徐老四。徐老四做木材生意发家，后又开药铺、当铺，渐渐成为一方富豪。随着子女增多，他居住的“西昌围”日显拥挤，于是建造了这幢围屋，与老围“西昌围”对应，俗称“新围”。新围占地面积7426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1477平方米，至今保存完整，功能齐全，是赣南传统民居“九井（幢）十八厅”的典型代表。

关西新围的防卫构造十分严密，从空间布局到地下设置均独辟蹊径。围屋墙体用三合土夯筑而成，四角炮楼高耸，墙上有许多炮孔和梅花枪眼，座座炮楼连通。围屋主体结构呈四方形，围墙高9米，底部厚2米，顶部厚1米。前院地面全用条形花岗石铺成，围墙、屋墙用精心磨光的青砖建造，浇灌材料用石灰、细沙、红砂糖、桐油混合，异常坚固。为防盗匪从墙基下偷掘，围屋墙基前埋有深达数米的防腐材料梅花桩；为防敌人从房顶攻入，很多房顶上布有淬剧毒的三角铁钉；为防御火攻，围屋设有消防注水口；整个围屋的天井上装满铁丝网，敌人即使上了房顶，也无法进围；为预防断粮，围屋内还设有粮仓，并备有米粉特制“米粉砖”作储备粮的假墙，据说这些储备粮可供围屋里的人吃两年。

围屋不设正大门，只有东、西两座侧门，均相当雄伟。旧时，东侧门供轿子进出，西侧门供骑马进出。从东门步入前大院，只见院门前两侧分别有高矮石狮各一对，双双露牙吐舌，眼神凶猛，威严肃穆。

我走到讲解员身旁，问她：“这样大的一座围，里面住着好几百人，难道就靠这两道门进出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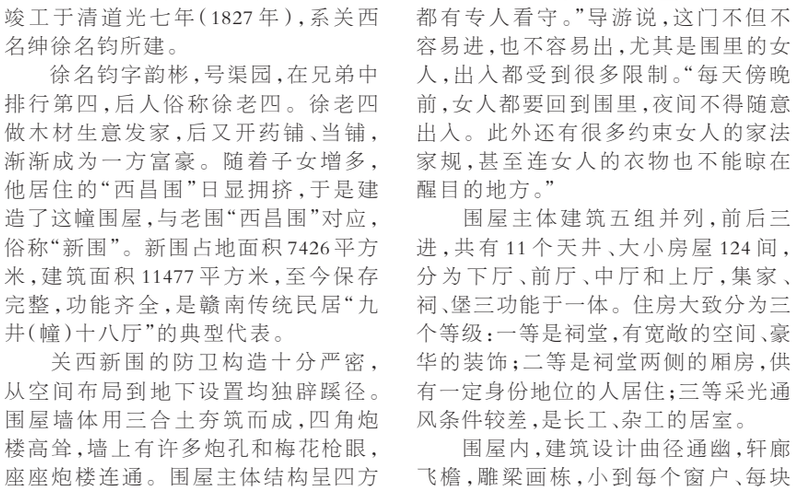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的，门多了不安全，这两道门都有专人看守。”导游说，这门不但不容易进，也不容易出，尤其是围里的女人，出入都受到很多限制。“每天傍晚前，女人都要回到围里，夜间不得随意出入。此外还有很多约束女人的家法家规，甚至连女人的衣物也不能晾在醒目的地方。”

围屋主体建筑五组并列，前后三进，共有11个天井、大小房屋124间，分为下厅、前厅、中厅和上厅，集家、祠、堡三功能于一体。住房大致分为三个等级：一等是祠堂，有宽敞的空间、豪华的装饰；二等是祠堂两侧的厢房，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居住；三等采光通风条件较差，是长工、杂工的居室。

围屋内，建筑设计曲径通幽，轩廊飞檐，雕梁画栋，小到每个窗户、每块倒板都雕刻细腻，色彩和谐艳丽。

游览完“九幢十八厅”后，我们来到侧院里的“小花洲”。这里特别幽静，景区工作人员指着人工池旁一栋庭院式房子说，这座房子是围屋主人小妾李会英的居室。李会英是苏州人，所以房屋按苏州风格建造。

“小花洲”里，还兴建有环境优美的学堂、图书阅览室，可见围屋的建造者十分重视后代的文化教育。时过境迁，直至今天，关西人依然把文化教育当作发展进步的一件大事来抓。



赣州西站·卢屋村

客家古村

文<伍岳

走进赣州市南康区唐江镇卢屋村，踏过鹅卵石，越过溪上小桥，耳畔仿佛回响起千年前的历史跫音。来到村里，如入画境，秀美客家乡村之风，似丹青水墨般晕染开来。

据赣南卢氏族谱记载，卢氏始祖世兴公于北宋哲宗年间自遂川县龙泉乡迁到唐江镇定居。还有一种民间说法，唐代安史之乱以后，卢氏先祖在此新建七间房，开设店铺，后来逐渐形成村落。

唐江镇因水而兴，自古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和货物集散中心，赣南民间素有“天下货无不过唐江”的说法。而卢屋村，则承载着唐江一半的历史与辉煌。一脉溪河从卢屋村潺潺流过，汇入上犹江，再一路向东，注入赣江。村庄占地1平方公里，房屋相连，人口众多。村内大巷小巷纵横，铺路的鹅卵石晶莹闪烁，无数方塘影映着天光，水天一色，平添许多灵气。

村中的卢氏宗祠建于明朝末年，建筑高大，坐北朝南，分正祠、中堂、前厅3个院落。室内雕作精良，设施布置十分讲究。中堂和前厅之间建有桂花池，植金桂、银桂各一株，树高数丈。

卢屋村人自古崇尚读书，讲究文武之道，涌现出不少文人武将。据《南康县志》《赣南卢氏族谱》记载，卢屋村由宋至清共产生进士13人、文武举人30多人。如今，该村卢元伟、卢元良等人的进士匾仍保留完整，清朝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正月初一皇帝颁发的诏书石碑也清晰可辨。

历史如河，可以追溯。清人有诗云：“唐宋明清古村落，南国珍珠缀唐江。画栋雕梁进士第，客家建筑入画廊。粉墙黛瓦飞檐动，世代耕读书声琅。古风长存人良善，崇文重武社稷光。”生动地描述了卢屋村的历史、建筑和人文风貌。

客家人温婉而不失灵动、热情而勤劳朴素的品性，让卢屋村成了底蕴深厚的客家名村。在这里，不妨取一瓢古井清泉，寻一处古树绿荫，三五人坐定，一边品茗，一边听客家人讲述久远的故事。

龙南东站·九连山

绿野游踪

文<钟秀华

龙南，九连山。

绵延起伏的原始森林，环绕赣粤两省九县，99座山峰相连。车行十里，目之所及全是绿，再行十里，也还是绿。山峦、石头、泥土……一切静默着活动着的物体，尽皆覆盖在叠叠的绿色之下。这霸道的、不由分说的绿，绿到仿佛要将你的魂魄整个儿摄了去。

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车窗，我知道，空气中弥漫着的，是深浓的负氧离子。情不自禁地吸一口，再深吸一口，我被一种无以言说的惬意严严实实地包裹着。

自虾公塘入山，沿着光滑的鹅卵石路拾级上行，我一头跌进了各种珍稀物种的大观园。粗齿桫椤摇曳着风情万种的身姿，多么像披着绿纱巾翩翩起舞的美人。可是你若探究她的身世，一定会大吃一惊，原来这“绝世美人”竟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植物。南方红豆杉与竹柏亦娉娉婷婷地错杂在常绿阔叶林中间，你看着它们自在舒展的样子，如何能够想象它们竟然是白垩纪残遗植物。被称为活化石的银杏，也是其中生命力旺盛的一员。气生根垂着深红色的胡须，犹如一个进入化境、拈须微笑的得道老仙。板状根插进泥土，生生地长成了扁平的样子，那光滑而平薄的削面，让人简直不敢相信它没有被刀劈过。

从资料上看，九连山上生长着高等植物2796种、鸟类226种、森林昆虫1404种。如此多样的物种，我无法一一分辨，譬如我现在遇到的一种植物，枝上长果，果上又长枝叶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，可惜我却叫不出它的名字来。它们的种子随意地落在地上，又随意地生根发芽。其中有一些，就在松松的枯叶上面扎了根，或许被雨水冲刷过，又松松地露出表面。

漫步林间，随处可见古树老藤，以及横陈的朽木。山涧清溪顺着山势淙淙流淌，溪水至清至冽，时而泼辣地奔跑，飞溅起银白的水花；时而温顺地放缓了脚步，聚集成油绿的一潭。大大小小的涧石随意分布，石面上覆盖着厚厚的苔藓。枯枝、落叶、衰草自然地散落在石径上、披挂在枝头间、俯伏在石缝里，一切都是未经人工雕饰的样子，一切都是生命原初的样子。它们是幸运的，没有人会更改它们凋落的路径，也没有人试图清除挪动它们的身体。除了隐匿在林间的小动物需要扯一些荒草做窝，或者黑木耳白木耳需要找一根朽木发芽。时间驻留在这里，是亘古永久的样子，是地老天荒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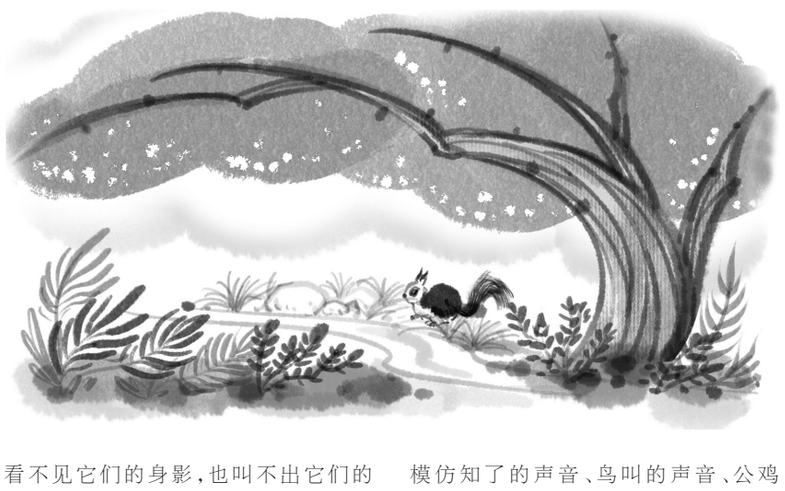
徜徉之际，耳畔密集着各种虫鸣鸟叫，与潺潺的溪水声一起，汇聚成一曲天籁。虫儿隐匿在暗处浅唱低吟，鸟儿盘旋在高处清亮地啁啾，我看不见它们的身影，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，我只是感觉到它们就在身边，用它们独特的语言，或欢迎或抗拒着我的到来。现在，整座森林除我们一行三人外，未见其余行人。小生物们热闹的交响，愈加让人感觉到丛林之静。而华南虎、金猫、云豹等保护动物就潜伏在九连山的密林深处，还有蟒蛇、鹰隼，它们也许正躲在某处，发出低沉的叫声，但是它们显然各得其所，没有要来与人类发生争执的意思。

天空下起微雨，淅淅沥沥地洒在树叶间，让整座丛林更加油绿透亮了。空气纯净得如此奢侈，恨不能拿一个大罐子装回家去慢慢享用。由于未带足雨具，我们只好打道回府，与龙门瀑布、三龙潭擦肩而过，更是失去了登顶黄牛石最高峰的机会。后来想想，也罢，将这些遗憾留给下次再弥补吧。

归程中，我们与溪流合影，和着叮叮咚咚的水声歌唱，在静谧的林间模仿知了的声音、鸟叫的声音、公鸡打鸣的声音，惹得一只叫不出名的鸟儿以为遇到了同类，冲着我们亮起嗓门大声招呼。

山腰上，一座一座的小木屋零星分布。竹的墙，木的门，杉树皮的顶，让人恍若误入童话世界。我情不自禁地走近木屋，单是站在这梦幻般的屋檐下，或者走一走这一踩就响的木楼梯、听一听那古老的回声，也让我心生欢喜。若能住上一晚，我必感觉到无比奢侈了。可惜木门上铁锁把关，我连一窥屋内陈设的机会也未得到。我想，让它们永远存留于想象之中也许会更美好一些。

我轻轻叩动着眼前的这扇门扉，只听见低低的笃笃声在林间回响。我知道，有些门是我永远不能叩开的，有些童话只存在于幻想之中。而我却止不住一遍一遍地渴望一些不能企及的事物，和一种不能抵达的生活。



本版插画<呱咕